



赐借阅为名，将文物携出宫外的情况也很严重。1925年，清室善后委员会曾在养心殿发现“赏溥杰单”1束，可窥之一般。据《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》统计，仅1922年7月至12月，短短半年时间内，溥仪就以赏溥杰的名义转移出宋元版珍贵书籍210部、唐宋元明清历代精品字画2000多件，其中有晋顾恺之《洛神赋》、唐阎立本《步辇图》、周昉《挥扇仕女图》、五代顾闳中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、董源《潇湘图》、宋张先《十咏图》、韩滉《五牛图》、崔白《寒雀图》、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、李唐《采薇图》、马远《水图》、祁序《江山牧放图》、元赵孟頫《浴马图》等。这些赏赐品由溥仪的堂弟溥佳护送到天津英租界13号路166号楼，后有许多失散流落于社会。1924年溥仪被逼出宫时，又随身携带出了大批珍宝。

抗战时期，日寇数次闯入北平太庙，先后抢劫善本、孤本图书200种3000余册，而后又疯狂烧毁、撕毁大部分图书。在日伪行将灭亡之时，为充实武器制造，共掠走故宫铜铁缸54个、铜灯亭91座和古火炮4尊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文物惨遭劫掠和破坏的罪恶行径才被扼制，文物任意流失佚亡的渠道才被阻塞，祖国珍贵遗产最终得到妥善、有效、科学、合理的保护。不仅如

此，原从宫中散失的文物，有许多又通过不同途径，纷纷返回到故宫博物院收藏。解放初期，故宫旧藏文物仍按千字文头编号，来自各方面的新入藏文物则按不同情况分别编号。如“局”即文物局拨；“接”即接收；“移”即移交；“盐”、“京盐”、“津盐”即接收溥仪押存北京、天津盐业银行文物；“献”即个人捐献，或以姓或以名、以号单字编号，如“李”、“陶”、“戴”等等；“征”即征集；“购”即收购。后因管理的需要将新中国成立以前入藏的文物编为“故”字号，新中国成立以后入藏的文物编为“新”字号。

50年来，故宫新入藏文物大致有转让、罚没、交换、调拨、移交、捐献、征集、收购、复制等来源，概括起来主要有3个渠道：一是上级机关、各兄弟单位拨交；二是个人的慷慨捐赠；三是广泛征集收购。截止到1999年5月，“新”字号文物数量总计为240887件（尚不包括古籍、图书和文物资料6251件），占现藏文物总数的24%强，几乎囊括了绘画、法书、碑帖、青铜、雕塑、陶瓷、玉器、家具、玺印、织绣、珐琅、金器、银器、漆器、甲骨、竹木牙角和文房四宝等文物的各个门类，极大地丰富了故宫藏品的内容，有许多还弥补了故宫原有藏品的缺项和空白。

（作者：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）

元 赵孟頫《浴马图》
(局部)

